

约翰· 克利斯朵夫

*Jean
Christophe*

(下册)

罗曼·罗兰 著
傅雷 译

约翰· 克利斯朵夫

罗曼·罗兰 著

傅雷 译

(下册)



*Jean
Christophe*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下 册

卷六·安多纳德

耶南是法国那些几百年来株守在内地的角，保持着纯血统的旧家之一。虽然社会经过了那么多的变化，这等旧家在法国还比一般意料的为多。它们与乡土有多多少少连自己也不知道的，根深蒂固的联系，直要一桩极大的变故才能使它们脱离本土。这种依恋的情绪既没有理智的根据，也很少利害关系；至于为了史迹而引起思古之幽情，那也只是少数文人的事。羁縻人心的乃是从上智到下愚都有的一种潜在的，强有力的感觉，觉得自己几百年来成了这块土地的一分子，生活着这土地的生活，呼吸着这土地的气息，听到它的心跟自己的心在一起跳动，像两个睡在一张床上的人，感觉到它不可捉摸的颤抖，体会到它寒暑旦夕，阴晴昼晦的变化，以及万物的动静声息。而且用不着景色最秀美或生活最舒服的乡土，才能抓握人的心；便是最朴实，最寒素的地方，跟你的心说着体贴亲密的话的，也有同样的魔力。

这便是耶南一家所住的那个位于法国中部的省份。平坦而潮湿的土地，没有生气的古老的小城，在一条浑浊静止的运河中映出它暗淡的面目；四周是单调的田野，农田，草原，小溪，森林，随后又是单调的田野……没有一点胜景，没有一座纪念建筑，也没有一件古迹。什么都不能引人入胜，而一切都教你割舍不得。这种迷迷忽忽的气息有一股潜在的力：凡是初次领教的都会受不了而要反抗的，但世代受着这个影响的人再也摆脱不掉，他感染太深了；那种静止的景象，那种沉闷而和谐的空气，那种单调，对他自有一股魅力，一种深沉的甜美，在他是不以为意的，加以菲薄的，可是的确喜爱的，忘不了的。

耶南世代住在这个地方。远在十六世纪，就有姓耶南的人住在城里或四乡：因为照例有个叔祖伯祖之流的人，一生尽瘁于辑录家谱的工作，把那些无名的，勤勉的，微末不足道的人物的世系整理起来。开头只是些农夫，佃户，村子里的工匠，后来在乡下当了公证人的书记，慢慢的又当了公证人，终于住到县城里来。安东尼·耶南的父亲，奥古斯丁，做买卖的本领很高明，在城里办了个银行。他非常能干，像农夫一样的狡猾，顽强，做人挺规矩，可并不太拘泥，做事很勤，喜欢享受；因为嘻嘻哈哈的好挖苦人，什么话都直言无讳，也因为他富有资财，所以几十里周围的人都敬重他，怕他。他个子又矮又胖，精神抖擞，留着痘疤的大红脸上嵌着一对炯炯有神的小眼睛，从前出名是个好色的，至今也还有这个嗜好。他喜欢说些粗野的笑话，喜欢好吃好喝。最有意思的是看他吃饭：儿子以外，几个和他一流的老人陪着他：推事，公证人，本堂神甫等等，——（耶南老头儿是瞧不起教士的，但若这教士能够大嚼的话，他也乐意跟他一块儿大嚼，）——都是些南方典型的结实的汉子。那时满屋子都是粗野的戏谑，大家把拳头往桌上乱敲，一阵阵的狂笑狂叫。快活的空气引得厨房里的仆役和街坊上的邻居都

乐开了。

后来，在夏季很热的一天，老奥古斯丁只穿着件衬衣下地窖去装酒，得了肺炎。不出二十四小时，他就动身往他世界去了；他不大相信什么他世界，但像内地反对教会的布尔乔亚一样，在最后一分钟内还是办妥了所有的教会仪式，一则使家里的妇女不再噜苏，二则他对这些手续也无所谓……三则死后之事究竟也不可不知……

儿子安东尼接了他的买卖。他也是个矮胖子，一张绯红的喜洋洋的脸，不留胡子，只留鬓脚，说话急促而含糊，声音很响，常常有些剧烈而短促的小动作。他没有父亲那种理财的本领，但办事能力还不坏。银行因为历史悠久，正在一天天的发达，他只要按部就班的继续下去就行了。他在当地颇有善于经商的名气，虽然他对事业的成功并没多大贡献，他只是很有规律很肯用心罢了。做人很体面，到处受到应有的尊重，他殷勤，爽直，对某些人也许太亲狎了些，真情也流露得太多了些，有点儿平民气息，可是不论城里乡下，他人缘都很好。他虽不浪费金钱，却很滥用感情，动不动会流泪，看到什么灾难会真诚的难过，使受难的人感动。

像多数内地人一样，政治在他思想上占着很大的地位。他是表面上很激烈而骨子里很温和的老革命党，褊狭的自由主义者，爱国主义者，并且学着父亲的样反对教会。他是市参议员，像同僚们一样以捉弄本区的神甫或本城妇女所崇拜的宣道师为乐。法国小城里的反教会的举动，永远是夫妇争执中的一个节目，是丈夫与妻子暗斗的一种借口，差不多没有一个家庭能够避免的。

安东尼·耶南对文学也很有抱负。跟他那一代的内地人一样，他颇受拉丁文学的熏陶，有些篇章能够背诵如流；而拉·封丹，布瓦洛，伏尔泰等的格言，十八世纪小品诗人的名句，他也记得不少，还写些摹仿他们的诗。他熟人中有这个癖的不止他一个；而这个癖也增加了他的声誉。大家传诵他的滑稽诗，四句诗，步韵诗，折句，讥讽诗，歌谣，有时是很唐突的，可是不乏风趣。口腹之欲的神秘在诗中也没有被遗忘。

这个壮健，快乐，活泼的矮个子，娶的太太和他性格完全不同。她是当地一个法官的女儿，叫做吕西·特·维廉哀。这家特·维廉哀其实只是特维廉哀，他们的姓像一块石子从上面往下滚的时候一分为二，变了特·维廉哀^①。他们世代都当法官，是法国老司法界中的人物，对于法律，责任，社会的礼法，个人的尤其是职业的尊严，看得很重，做人不但诚实不欺，而且还有些迂腐。在上一世纪里，他们受过吹毛求疵的扬山尼派的影响，至今除了对耶稣会派的轻蔑以外，还留下一点悲观和郁闷的气息。他们不从好的方面去看人生，非但不想克服人生的艰难，反而想加些上去，好让自己更有权利怨天尤人。吕西·特·维廉哀就有一部分这种性格，恰恰和她丈夫粗鲁豪放的乐天主义相反。她又瘦又高，比他高出一个头，身段长得很好，很会穿扮，可是大方而不很自然，使她永远显得——仿佛是故意的——比实际的年龄大，她非常贤淑，但对别人很严，不许有任何过失，几乎也不容许有任何缺陷：大家认为她冷酷，骄傲，她对宗教很虔诚，为了这个，夫妇间常常争辩。但他们很相爱，尽管争辩，彼此都觉得少不了。至于实际的事务，两人都一样的不高明：他是因为不懂人情世故，一看到笑脸，一听到好话，

^① 法国姓氏之前冠有“特”字，为贵族之标识。故特·维廉哀（即姓氏前冠有“特”字）与特维廉哀（特字根本即姓之一部分）所表示的出身完全不同。

就会上当，她是因为对于商业全无经验，从来不与闻，也不感兴趣。

他们有两个孩子：一个是女儿，叫做安多纳德，一个是儿子，叫做奥里维，比安多纳德小五岁。安多纳德是个美丽的褐发姑娘，一张法国式的妩媚而忠厚的小圆脸，眼睛很精神，天庭饱满，下巴很细气，小鼻子长得笔直，——好似一个法国老肖像画家所说的，是“那种清秀的，很有格局的鼻子，有种微妙的小动作，使她显得神情生动，表示她说话或听人说话的时候心中很有点儿细密的思潮”。她从父亲那儿秉受着快乐的无愁无虑的脾气。

奥里维是个淡黄头发的娇弱的孩子，身材跟父亲一样矮小，性格却完全不同。小时候不断的疾病大大的损害了他的健康；虽然家里的人因之格外疼他，但虚弱的身体使他很早就成为一个悒郁寡欢的孩子，爱幻想，怕死，没有一点儿应付人生的能力。天生的怕见人，喜欢孤独，他不愿意和别的孩子做伴，觉得和他们在一起非常不舒服，他讨厌他们的游戏，打架，尤其受不了他们的凶横。他让他们打，并非因为没有勇气，而是因为胆怯，不敢自卫，怕伤害别人，要不是靠着父亲的地位，他可能被小朋友们折磨死的。他心肠很软，灵敏的感觉近乎病态：随便一句话，一个同情的表示，或是一句埋怨，就能使他大哭一场。比他健全得多的姊姊常常嘲笑他，叫他泪人儿。

两个孩子非常相爱；可是性情相差太远，混不到一块儿。他们各过各的生活，各有各的幻想。安多纳德越长越美；人家告诉她，她自己也知道，心里很高兴，编着些未来的梦。娇弱而悒郁的奥里维，一接触外界就觉得格格不入，便躲在他荒唐的小脑子里去胡思乱想。他像女孩子一样需要爱别人，也需要别人爱他。既然过着孤独生活，不跟年龄相仿的同伴往来，他便自己造出两三个幻想的朋友：一个叫做约翰，一个叫做哀蒂安，一个叫做法朗梭阿；他老是和他们在一起，所以从来不与周围的人在一起。他睡得很少，空想极多。早晨，人家把他从床上拉起来，他往往把赤裸的两腿挂在床外，出神了；再不然他会把两只袜子套在一只脚上。双手浸在脸盆里，他也会出神的。在书桌上写字或温课的当口，他又会几小时的胡思乱想；随后他忽然惊醒过来，发觉什么也没做。在饭桌上，人家和他说话，他会吃了一惊，过了两分钟才回答；而回答了半句又不知自己要说什么。他迷迷懵懵的听着自己的念头在胸中窃窃私语，过着内地那种度日如年的单调的岁月，被一些亲切的感觉催眠了。——空荡荡的大屋子只住了一半；有的是可怕而挺大的地窖和阁楼，上了锁的神秘的空房，百叶窗都关了，家具，镜子，烛台，都遮着布；祖先画像上的笑容老是在他的脑子里，还有帝政时代的版画，题材都是轻佻的与有德的故事。外边，马蹄匠在对门打铁，锤子一下轻一下重，呼吸艰难的风箱在喘气，马蹄受着熏炙发出一股怪味道；洗衣妇蹲在河边捣衣；屠夫在隔壁屋子里砍肉；街上走过一匹马，蹄声得得；水龙头轧轧的响；河上的转桥转来转去，装着木料的沉重的船，被纤绳拉着在砌得很高的花坛前面缓缓驶过。铺着石板的小院子有块方形的泥地，长着两株紫丁香，四周是一大堆风吕草和喇叭花，临河的平台，大木盆里种着月桂和开花的榴树。有时邻近的广场上有赶集的喧闹声，猪叫声，乡下人穿着耀眼的蓝色上衣。……星期日在教堂里，歌咏队连声音都唱不准，老教士做着弥撒快睡着了；全家在车站大路上散步，一路跟别人（他们也以为全家散步是必不可少的节目）脱帽招呼，——一直走到大太阳的田里，看不见的云雀在上空盘旋，——或者沿着明净的，死水似的河走去，两旁的白杨瑟瑟索索的发抖；……然后是丰盛的晚餐，东西

多得吃不完，大家头头是道，津津有味的谈着吃喝的问题，因为在座的都是行家，而讲究吃喝在内地是桩大事，是名副其实的艺术。大家也谈到商情，说些笑话，还夹着一些关于疾病的议论，牵涉到无穷的细节……而这孩子坐在一角，不声不响像头小耗子，尽管咬嚼，可并不怎么吃东西，拼命伸着耳朵听。他把大人的话句句听着，凡是听不大清的，便用想象去补充。像旧家的儿童一样给几百年的印象刻得太深了，他有种奇特的天赋，能够猜到他还从来不曾有过而不太了解的思想。——还有那厨房，充满着神秘的血腥和各种味道；老妈子讲着奇怪而可怕的故事……最后是晚上，蝙蝠悄悄的飞来飞去，妖形怪状的东西教人害怕，那是他明知在这座老屋子里到处蠢动的，例如大耗子和多毛的大蜘蛛等等。随后是跪在床前的祈祷，根本不听自己说些什么；隔壁救济院里响起声音不平匀的钟声，那是女修士们睡觉的钟；——然后是雪白的床，给他躺着做梦的岛……

一年最好的时节是春秋两季在离城几里的别庄中过的日子。那边，一个人都看不到，尽可以称心如意的幻想。像多数小布尔乔亚的子弟一样，两个孩子是不跟平民接触的，他们对仆役和长工还有点儿恐惧，有点儿厌恶。他们秉受了母亲的贵族脾气，——其实主要是布尔乔亚脾气，——瞧不起劳力的工人。奥里维成天骑在一株槐树的枝头读着奇妙的故事：美丽的神话，穆索伊斯或奥努瓦夫人的童话，《天方夜谭》，或是游记体的小说，因为法国内地的青年常常渴想遥远的世界，做着漫游海外的梦。一个小树林把屋子遮掉了，于是他自以为在很远的地方。但他知道离家很近，心里很高兴：因为他不大喜欢独自走远，他已经在大自然中迷失了。四周尽是树木，从树叶的空隙里可以看见远处黄黄的葡萄藤，杂色的母牛在草原上啮草，迟缓的鸣声冲破田野的静寂。尖锐的鸡啼在农庄间遥相呼应。仓屋里传出节奏不匀的捣杵声。成千成万的生灵在这个恬静的天地中活跃。奥里维不大放心的瞧着一行老是匆匆忙忙的蚂蚁，满载而归的蜜蜂像大风琴的管子一般轰轰的响着，漂亮的蠢头蠢脑的黄蜂到处乱撞，——所有这些忙碌的小虫似乎都急于要到一个地方去……哪儿呢？它们不知道。无论哪里都好！只要是到一个地方……奥里维处在这个盲目而满是敌人的宇宙内打了一个寒噤。他像一头小兔子，听到松实落地或枯枝折断的声音就会发抖……花园的那一头，安多纳德发疯似的荡着秋千，把架上的铁钩摇得吱格吱格的响，奥里维听到这个才放了心。

她也在做梦，不过依着她的方式。她成天在园子里搜索，又贪嘴，又好奇，笑嘻嘻的像画眉般啄些葡萄，偷偷的采一只桃子，爬上枣树，或是在走过的时候轻轻摇几下，让小黄梅像雨点似的掉下来，入口即化，跟香蜜一样。再不然她就不顾禁令去采花：一眨眼她就把从早上起就在打主意的一朵蔷薇摘到手，往花园深处的夹道中一溜。于是她把小鼻子竭力往醉人的花心中嗅着，吻着，咬着，吮着，随后把赃物揣在怀里，放在她不胜奇怪的眼看在敞开着衬衣底下膨大起来的一对乳房中间……还有一件被禁止的，挺有意思的乐事，就是脱了鞋袜，赤着脚踏在小径的凉快的细砂上，潮湿的草地上，踩在阴处冰冷的、或是给太阳晒得滚热的石板上；再不然她走入林边的小溪，用脚，用腿，用膝盖，去接触水，泥土，日光。躺在柏树荫下，她瞧着在阳光中照得通明的手，心不在焉的尽吻着细腻丰满的手臂上像缎子一般的皮肤，她用蔓藤和橡树叶做成冠冕，项链，和裙子，再加上蓝蓟，红的伏牛花，和带着青的柏实的树枝作点缀。她把自己装成一个野蛮的小公主。然后她自个儿绕着小喷水池跳舞，伸着胳膊拼命的打

转，直转到头晕眼花，才往草地上倒下，把脸钻在草里，莫名其妙的纵声狂笑，不能自己。

两个孩子就是这样的消磨他们的日子，只隔着几步路，却各管各的，——除非安多纳德走过的时候想要弄一下兄弟，抓一把松针扔在他鼻子上，或是摇他的树，威吓他要把他摔下来，或是冷不防扑在他身上吓他，嘴里叫着：“呜！呜！……”

她有时拼命要跟他淘气，哄他说母亲在叫他，要他从树上爬下来。赶到他下来了，她却上去占了他的位置不肯走了。于是奥里维叽叽咕咕，说要去告她。可是安多纳德决不会永远待在树上：她连安静两分钟都办不到。骑在树上把奥里维戏弄够了，气够了，看他快要哭出来了，她就爬下来，扑在他身上，笑着摇他的身子，喊他“小傻瓜”，把他摔在地下，拿一把草擦他的鼻子。他勉强挣扎，可不是她的对手，于是他仰天躺着，一动不动，像条黄金虫，细瘦的胳膊被安多纳德结实的手按在草地里，装着一副可怜的屈服的脸。这时安多纳德忍不住了，看着他打败而认输的神气放声大笑，突然把他拥抱了，撒手了，——但临走仍不免用一把青草塞在他嘴里表示告别，那是他痛恨的，只得拼命的吐，抹着嘴巴，愤愤的叫嚷，她却笑着赶紧溜了。

她老是笑着，夜里睡着的时候还在笑。奥里维在隔壁屋子里醒着，正在编故事，听到她的傻笑和在静悄悄的夜里断断续续的说梦话，常常吓了一跳。外边，风把树吹得簌簌的响，一只猫头鹰在哭，远远的，在树林深处的农庄里，狗狺狺的叫着。在半明半暗的夜色中，奥里维看见重甸甸黑沉沉的柏树枝像幽灵一般在窗前摇曳，那时安多纳德的笑声倒是让他松了口气。

两个孩子笃信宗教，尤其是奥里维。父亲公然反对教会的言论使他们听了骇然，但他让他们自由，骨子里他像多数不信教的布尔乔亚一样，觉得有家族代他信仰也不坏：在敌方有些盟友总是好的；将来的事，我们也没把握。并且他虽不信教，还是相信有神的，预备到必要的时候把神甫请来，像他父亲一样办法：那即使不会有什么好处，也不见得有害；一个人不一定因为相信家里要着火才去保火险的。

病态的奥里维很有点神秘的倾向。有时他觉得自己不存在了。又温柔，又轻信，他需要一个依傍。平日忏悔的时候他体验到一种痛苦的快感，觉得把自己交托给无形的朋友非常舒服；他老是对你张着臂抱，你可以尽情倾诉，他什么都懂得，什么都原谅；在这种谦卑与爱的空气中洗过了澡，灵魂净化了，得到了休息。奥里维觉得信仰这回事那么自然，不懂别人怎么会怀疑；他想，那要不是由于人家的恶意，便是上帝特意惩罚他们。他暗中祈祷，求上帝开恩，点醒父亲。有一天在乡下参观一所教堂，奥里维看见父亲划了个十字，不禁大为快慰。在他心中，《圣徒行述》是和儿童故事混在一起的。他小时候认为两者都一样的真实。童话中嘴唇破裂的史格白克，多嘴的理发匠，驼背嘉斯伽，他都是很熟的；在乡间散步的时候他常常留神找那黑色的啄木鸟，嘴里衔着觅宝人的神奇的草根，而迦南与福地，经过儿童的想象也就成为勃艮第或贝里雄^①区域的地方了。当地一个圆形的山岗，顶上矗立着一株小树好像枯萎的羽毛一般，在他眼里仿佛就是亚伯拉罕燃起火把的山头。麦田尽处，有一堆枯萎的丛树，他认为就是上帝显灵的燃烧的荆棘^②，因为年代久远而熄灭了的。后来到了不再相信神话的年纪，他仍旧喜

① 圣迦南为圣经上巴勒斯坦之古名，福地为其别名。勃艮第与贝里雄均为法国地名。

② 圣经载：上帝化身为燃烧的荆棘，向摩西启示他的使命。

欢拿那些点缀他的信心的通俗传说来陶醉自己，觉得其乐无穷，他即使并不真的受这些传说之骗，心里却极愿意受骗。因此有个很久的时期，他在复活节以前的星期六留着神，想看那些在星期四飞出去的钟从罗马带着小幡飞回来。后来，他终于懂得那不是真的，但听到教堂的钟声仍不免仰着鼻子向天空呆望；有一回他似乎看到——虽然明知不可能——有一口钟系着蓝丝带在屋顶上飞过。

他极需要浸在这个传说与信仰的世界里。他逃避人生，逃避自己。因为长得又瘦又苍白，身体娇弱，他非常痛苦，听人提到他这个情形就受不了。他天生的悲观，那没有问题是从小方面来的，而悲观主义在这个病态的孩子身上特别容易生长。他自己可不觉得，以为所有的人都和他一样。这十岁的孩子在休息时间不到园子里去玩，反而关在自己房里，一边吃点心，一边写他的遗嘱。

他写得很多，每晚都要偷偷的写日记，——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写，因为他除了废话以外，没有什么可说的。写作在他是一种遗传的癖好，是法国内地的布尔乔亚——这个毁灭不掉的古老的种族，——几百年相传下来的需要，每天写着日记，直到老死，用着一种愚蠢的，几乎是英雄式的耐性，把每天的所见所闻，所作所为，所饮所食，详详细细记录下来。而且只为自己，不为别人。他知道谁也不会读到这些东西，自己写过以后也永远不会再看的。

音乐对于他像信仰一样是避难所，可以躲掉白天太剧烈的光明。姊弟俩都有音乐家的心灵，——尤其是奥里维从母亲那里秉有这种天赋。趣味是并不高明的。没有一个人能在这方面指导他们：内地人听到的音乐不过是本地的铜管乐队所奏的进行曲或是——逢到什么节日——亚丹的乐曲，教堂里的大风琴所奏的浪漫曲，中产阶级的小姐们在声音没校准的钢琴上所弹的圆舞曲或波尔卡，通俗歌剧的前奏曲，莫扎特的两三支奏鸣曲，——老是那几支，弹错的音符也老是那几个。家里招待宾客的时候，那就是晚会节目中的一部分。吃过夜饭，凡是能弹琴的都被请出来献技：他们先红着脸推辞，终于拗不过大家的请求，便背一个他们拿手的曲子。在场的人个个赞美艺术家的记忆力和完满的技巧。

差不多每次晚会都得来一下的这套玩意，把两个孩子对于晚餐的乐趣完全给破坏了。要是两人合奏什么巴赞的《中国旅行》或韦伯的小曲，他们因为彼此搭配得很好而还不怎么害怕。可是要他们独奏，那简直是受罪了。照例安多纳德总比较勇敢。她固然觉得厌烦得要死，但明知逃不了，也就毅然决然的在钢琴前面坐下，开始弹她的回旋曲，乱七八糟的，把这一段搞糊涂了，那一段又弹错了，然后停下来掉过头去向大家笑了笑：“啊！我记不得了……”

说完了她跳过几拍子重新开始，一口气弹完了。然后，她因为大功告成而很快活，在客人的赞叹声中回到座位上，又笑着说：“弹错的音很多呢！……”

可是奥里维的脾气没有这么好说话。他受不了在人前献技，成为大众注意的目标。当着别人说话，他已经够痛苦了。演奏，尤其为那些不爱音乐，——（他看得很明白，）——甚至对音乐觉得厌烦，而只为了习惯才请他演奏的人演奏，更使他觉得是种专制，为他竭力反抗而没用的。他拼命的拒绝。有些晚上，他竟溜之大吉，躲到一间黑房里或走廊里，甚至顾不得对蜘蛛的恐怖而一直逃到阁楼上。可是他越撑拒，别人的请求越迫切，话也更俏皮；同时又引起父母的责难，而他反抗得太放肆的时候还得挨几下巴掌。结果他仍旧得弹奏，——当然是弹得很坏

了。过后，他因为弹得不好在夜里很伤心，因为他是真正爱音乐的。

小城里的趣味并非老是这么平庸。有过一个时期，两三个布尔乔亚家里的室内音乐还弄得不坏。耶南太太常常提到她的祖父，很热心的拉着大提琴，唱着格鲁克，达莱拉克和贝尔东的歌曲。家里至今藏着一厚册乐谱和一本意大利歌谣。因为那可爱的老人像柏辽兹所说的安特列安先生一样“很喜欢格鲁克”。但柏辽兹立刻心酸的补充一句：“他也很喜欢皮契尼”^①。或许他更喜欢的倒是皮契尼。总之，在外曾祖的收藏中，意大利歌曲占着绝大多数。那些作品便是小奥里维的音乐食粮。当然是没有多少实质的养料，有点像人们拼命塞给孩子吃的内地糖食，可能吃倒胃口，永远接受不了正当的食物。但奥里维嘴馋得很，决没有倒胃口的危险。正常的营养，人们是不给他的。没有面包，他就拿糕饼充饥。这样，契玛罗萨，帕伊谢洛，罗西尼，就成为这个忧郁神秘的儿童的保姆，在应该喂他乳汁的时候把他灌了醇酒。

他常常自得其乐的独自弹琴。他已经深深的受到音乐的感染。对于所弹的东西，他不求了解，只知道消极的吟味。谁也没想到教他学和声；他自己也不在乎这个。一切与科学或科学精神有关的，在他家里完全是陌生的，尤其在母系方面。那些司法界中的人都是人文主义的头脑，遇到一个算题就弄昏了。他们提起一个进经纬局办事的远房兄弟，认为是个奇人。可是据说他结果还是为这种工作发了疯。内地旧家出身的布尔乔亚，思想很健全很实际，可是因为肚子塞得太饱，日子过得太单调而有些迷迷忽忽，以为自己的人情世故是了不得的法宝，只要靠了它，世界上没有一件解决不了的困难。他们差不多把科学家看做艺术家一流，比别人更有用，但不及别人高卓，因为艺术家至少是一无所用的；而一无所用就有点近于高雅。科学家却近乎耍手艺的工人，——（这便是不大体面的地方），——更有学问而有些疯癫的工头，在纸上固然很能干，但一出他们数目字的工厂就完了！要没有通情达理的，富有人生经验与商业经验的人做科学家的领导，科学家决计干不出什么大事来的。

不幸的是，这种人生经验与商业经验并不像这般明理的人所想的那么可靠。他们所谓经验只是一些奉行故事的老例，所能应付的仅限于极少数极平易的事。倘若出了件意外，必须当机立断的处理的话，他们就没有办法了。

银行家耶南便是这一等人。因为什么事都跟意料的一模一样，都是依了内地生活的节奏准确的重演的，所以他从来没有在业务上遇到严重的困难。他接了父亲的事，可并没对这一行有什么特殊的才具；既然从他接手以后一切都很顺利，他就归功于自己的聪明。他常说一个人只要老实，认真，通情达理，就行了，他预备将来把自己的职位传给儿子，而并不问儿子的兴趣所在，正像他的父亲当初对付他一样。他也不替儿子做事业方面的准备，让孩子们自生自长，只要他们做个好人，尤其希望他们幸福，因为他非常的疼他们。因此他们对人生的战斗连一丝一毫的准备都没有：简直是暖室里的花。那有什么关系呢？他们不是永远可以这样过下去吗？在环境安定的内地，在他们有钱的，受人尊重的家庭里，有着一个慈爱的，快乐的，亲热的父亲，交游广阔，在地方上占着第一流的位置，生活真是太容易太光明了！

安多纳德十六岁。奥里维正要举行初领圣体的大典。神秘的梦想把他搅得昏昏沉沉。安多

^① 格鲁克与皮契尼为十八世纪两大歌剧作者，在法国竞争甚烈，当时爱好音乐的人分为格鲁克派与皮契尼派。

纳德听着醉人的希望唱着甜蜜的歌，好似四月里夜莺的歌声填满了青春的心窝。她感到身心像鲜花似的开放，知道自己长得俊美而又听到人家这么说，不由得非常快活。父亲的夸奖，不知顾忌的说话，尽够使她飘飘然。

他对着女儿出神；她的卖弄风情，照着镜子顾影自怜，无邪而狡狴的小手段，使他看了直乐。他抱她坐在膝上，拿爱情的题目跟她打趣，说她颠倒了多少男子，有多少人来向他求婚，把一个一个的姓名举出来：都是些老成的布尔乔亚，一个比一个老，一个比一个丑，把她急得大叫大嚷，继之以大笑，把手臂绕着父亲的脖子，脸贴着父亲的脸。他问她谁能有那个福气被她挑中：是那个为他家的老妈子称为丑八怪的检察官呢，还是那胖子公证人。她轻轻的打他几下，要他住嘴，或者拿手掩着他的嘴巴。他吻着她的小手，一边把她在膝上颠簸，一边唱着那支老山歌：

俏姑娘要什么？

是不是要一个丑老公？

她噗哧一声笑了，拈弄着父亲下巴底下的络腮胡子，接唱下去：

与其丑，还是美，

夫人，就请您做媒。

她打定主意要自己挑选。她知道她有钱，或者是将来有钱的，——父亲用各种口吻跟她说过了：她是“极有陪嫁的”。当地有儿子的大户人家已经在奉承她，在她周围安排了许多小手段，张着雪白的网预备捉那条美丽的小银鱼。但那条鱼对他们很可能成为四月里的糖鱼^①，因为聪明的安多纳德把他们的伎俩都看在眼里，觉得好玩；她很愿意教人捉，可不愿意给人捉住。她小小的头脑里已经挑定了将来的丈夫。

当地的贵族——（通常每地只有一家，自称为外省诸侯的后裔，其实往往只是祖上买了国家的产业^②，或是在十八世纪当过行政官，或是在拿破仑时代承包军需的），——叫做鲍尼凡，在离城几里以外有座宫堡，尖顶的塔盖着耀眼的石板，周围是大森林，中间还有好几口养鱼的池塘；他们正在向耶南家献殷勤。年轻的鲍尼凡对安多纳德很热心。他长得既漂亮，以年龄而论也相当强壮，相当胖。他整天只知道打猎，吃喝，睡觉；会骑马，会跳舞，举止也还文雅，并不比别人更蠢。他不时从古堡到城里来，穿着长靴，跨着马，或者坐着双轮马车；他借口生意上的事去拜访银行家，有时带一篓野味或一大束鲜花送给太太们。他借这种机会来追求耶南小姐。两人一同在花园里散步，他竭力巴结她，一边很愉快的和她谈天，一边拈着自己的须，把踢马刺蹬在阳台的石板上橐橐的响。安多纳德觉得他可爱极了。她的骄傲和她的心都是怪舒服的。童年初恋的岁月是多么温柔，她浸在里面陶醉了。奥里维却讨厌这个乡下绅士，因为他身强力壮，笨重，粗野，笑起来声音那么大，手像钳子一样，老是很轻蔑的把他叫做“小家伙……”，同时又拧他的面颊。他尤其恨——当然是不自觉的——那个陌生人爱他的姊姊……爱这个属于他一个人而不属于任何人的姊姊！……

然而大祸来了。那是几百年来胶着在同一方土地上，吸尽了它的浆汁的老布尔乔亚家庭，

① 西俗于四月一日以制成鱼形的可可糖馈赠儿童。

② 法国大革命后，教会产业大部分均公开标卖，入于中产阶级之手。

早晚都得碰到的。他们消消停停的在那儿打盹，自以为跟负载他们的土地同样不朽的了。但脚下的泥土早已死掉，他们的根须也没有了，禁不起人家一铲子就会倒下来的。那时，大家以为遭了噩运，遭了飞来横祸。殊不知要是树身坚固的话，噩运就不成为噩运，或者祸患只像暴风一般的吹过，即使打断几根桠枝，也不至于动摇根本。

银行家耶南是个懦弱，轻信，而有些虚荣的人。他喜欢在眼睛里揉进点儿沙子，一厢情愿的把“实际”跟“表面”混为一谈。他乱花钱，花得很多，但由于世代相传的俭省的习惯和事后的懊悔，挥霍的程度——（他浪费了几方丈的木材而舍不得用一支火柴），——还不致使他的财产受到严重的损害。在商业方面，他也不知谨慎。朋友向他借钱，他从来不拒绝，而要做他的朋友也挺容易。他甚至没想到要人家写张收据，人欠的账目登记得不清不楚，人家不还，他决不讨。他对什么事都相信别人的善意，正如他认为别人也相信他的善意一样。虽然表面上很有决断，心直口快，其实他胆子很小，从来不敢回绝某些冒失鬼的请求，也不敢对他们有没有偿还的力量表示怀疑。这种作风是由于好心，也由于胆怯。他对谁都不愿意得罪，怕受到侮辱，所以永远让步。为了骗自己，他把这些事做得很热心，仿佛人家拿了他的钱是帮了他的忙。他差不多真的以为是这样了：他的自尊心与乐观的脾气很容易使他相信做的都是好买卖。

这种行事当然不会不博得债务人的好感：乡下人对他好极了，他们知道要他帮忙是永远没有问题的，也就不肯放过机会。但人们——连老实的在内——的感激是像果子一般应当及时采摘的。倘使让它在树上老了，就会霉烂。过了几个月，受过耶南先生好处的人，以为这好处是耶南先生应当给他们的，甚至他们还有一种倾向，认为耶南先生既然肯这样殷勤的帮忙，一定是有利可图。而一般有心人以为在赶集的日子拿一头野兔或一篮鸡子送了银行家，即使不能抵偿债务，至少情分是缴销了。

至此为止，为的不过是些小数目，并且跟耶南打交道的也是一批相当规矩的人：所以还没有什么大害，损失的钱——那是银行家对谁都不提一个字的，——也为数极微。但有一天耶南遇到一个办着大企业的阴谋家，探听到他的资源和随便放款的习惯，情形就不同了。那个架子十足的家伙，挂着荣誉团勋章，自称为朋友中间有两三个部长，一个总主教，一大批参议员，一群文艺界与金融界的知名人物，还认识一家极有势力的报馆；他有一种又威严又亲狎的口吻，对付他看中的人真是再适当没有。他为了证明身份所用的手段，其粗俗浅薄，只要是一个比耶南精明一些的人就会起疑的：他拿出一般阔朋友写给他的信，内容无非是普通的应酬，或是谢他的饭局，或是请他吃饭；因为法国人是从来不吝惜笔墨的，对一个认识了只有一小时的人既不会拒绝握手，也不会谢绝饭局，只要这个人有趣而不开口借钱，——其实便是借钱也行，倘使看见旁人也借给他的话。因此一个聪明人看到邻人有了钱觉得为难而想帮他解决的时候，一定会找到一头羊肯首先跳下水去，引其他的羊一齐下水。耶南先生大概就是第一头跳水的羊。他是那种柔顺的绵羊，天生给人家剪毛的。他被来客的交游广阔，花言巧语，奉承巴结，以及听了他的劝告而赚的第一批钱迷住了。他先用少数的款子去博，成功了；于是他下大注；终于把所有的钱，不但是自己的，并且连存户的都放了下去。他并不告诉他们：他以为胜券在握，想出其不意的教人看看他替大家挣了多少钱。

事业失败了。跟他有往来的一家巴黎商号在信里随便提起一句，说有一桩新的倒闭案，根本没想到耶南就是被害人之一；因为银行家从来没跟谁提过这事。他的轻举妄动简直不可想象，事先竟没有——似乎还故意避免——向消息灵通的人打听一下，把这桩事做得很秘密，一味相信自己的见识，以为永远不会错的，听了几句渺渺茫茫的情报就满足了。一个人一生常有这种糊涂事，仿佛到了某个时期非把自己弄得身败名裂不可；而且还怕有人来救，特意避免一切能够挽回大局的忠告，像发疯般迫不及待的往前直冲，好让自己称心如意的沉下去。

耶南奔到车站，不胜仓皇的搭上巴黎的火车。他要去找那个家伙，心里还希望消息不确，或者是夸张的。结果，人没有找到，祸事却证实了。他惊骇万状的回来，把一切都瞒着。外边还没有一个人知道。他想拖几个星期，便是拖几天也是好的；又凭着那种不可救药的乐观的脾气，竭力相信还有方法补救，即使不能挽回自己的损失，至少能补偿主顾们的。他作种种尝试，其忙乱与笨拙使他把可能成功的机会也糟掉了。借款到处遭了拒绝。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之下拿少数仅存的资源所作的投机事业，终于把他断送完了。而从此他的性情也完全改变。他嘴里一字不提，但变得易怒，暴躁，冷酷，忧郁得可怕。当着外人的面，他仍勉强装做快活，可是恶劣的心绪谁都看得很清楚：人家以为他身体不好。和自己人在一块的时候，他可不大留神了，他们马上觉得他瞒着什么严重的事。他简直变了一个人：忽而冲到一间屋里，在一件家具中乱翻，把纸片摔了一地，大发脾气，因为东西没找到，或是因为别人想帮助他。随后，他在乱东西中间发呆；人家问他找什么，也说不上来。他似乎不再关心妻子儿女了；或者在拥抱他们的时候眼中噙着泪。他吃不下，睡不着了。

耶南太太明明看到这是大祸将临的前夜；但她从来不顾问丈夫的买卖，一点儿都不懂。她问他，他态度粗暴的拒绝了。而她一气之下，也不再多问。但她只是莫名其妙的心惊胆战。

孩子们是想不到危险的。以安多纳德的聪明，不会不像母亲一般有所预感：但她一心要体味初恋的快乐，不愿意去想不安的事；她以为乌云自会消散的，——或者等到无可避免的时候再去看迟。

对于苦闷的银行家的心绪最能了解的还是小奥里维。他感到父亲在那里痛苦，便暗地里和他一起痛苦。但他什么都不敢说：他一无所能，一无所知。再则，他也尽量避免去想那些悲哀的念头。像母亲和姊姊一样，他也有一种迷信的想法，认为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祸事也许是不会来的。那些可怜的人一受到威胁，便像鸵鸟似的把头藏在一块石头后面，以为这样祸患就找不到他们了。

摇动人心的流言开始传播了，说是银行的资本已经亏折殆尽。银行家在主顾面前装做泰然自若也没用，猜疑得最厉害的几个要求提取存款了。耶南觉得这一下可完了；他拼命声辩，表示因为人家不信任他而非常气愤，甚至和老主顾们大吵一场，使大家更加疑心。提款的要求纷至沓来。他一筹莫展，绝望之下，简直搅糊涂了。他作了一个短期旅行，带着最后一些钞票到邻近一个温泉浴场去赌博，一刻钟内就输得精光。

他的突然出门愈加使小城里的人着了慌，说他逃了，耶南太太费了多少口舌对付那些愤怒而不安的人，求他们耐着性子，赌咒说她丈夫一定回来的。他们不大相信这话，虽然心里极愿

意相信。所以大家一知道他回来都觉得松了口气：许多人还以为自己多操心，以耶南他们的精明，即使出了乱子，也不至于没法弥缝。银行家的态度恰好证实这个印象。如今他看明白了只有一条路可走，便显得很疲乏，可是很镇静。下了火车，他在车站大道上跟遇到的几个朋友从从容容的谈天，谈着田里已经有几星期缺乏雨水，葡萄长得挺好，还提到晚报上所载的倒阁的消息。

到了家里，他对于妻子的慌张和急急告诉他出门后所发生的事，装做全不在意。她努力看他的脸色，想知道他这番出门有没有把那隐忧大患消除：但她逞着傲气不去动问，等他先说。他可绝口不提那桩双方都在痛苦的事，把妻子想跟他接近、逗他吐露衷曲的意念打消了。他只提到天气太热，身体困乏，说是头疼得要命；随后大家坐上桌子吃晚饭。

他说话很少，精神很疲倦，拧着眉头，担着心事，把手指弹着桌布，勉强吃些东西，也觉得受到人家的注意，他呆呆的望着两小孩子和他的妻子：孩子因为大家不说话而很胆怯，太太生了气，沉着脸，可仍旧偷觑着他所有的动作。晚餐快完了，他似乎清醒了些，逗着安多纳德与奥里维谈话，问他们在他出门的时期做了些什么；但他并没听他们的回答，只听到他们的声音，而且对他们视而不见。奥里维觉察到了：话说到一半就停住，不想再继续下去。安多纳德窘了一阵，又兴奋起来，咕咕呱呱的说个不休，把手放在父亲手上，或是拿肘子触他的手臂，要他留神听她的话。耶南一声不出，一会儿瞧瞧安多纳德，一会儿瞧瞧奥里维，额上的皱纹越来越深了。女儿的故事讲到一半，他支持不住了，站起来走向窗子，唯恐人家窥破他的心绪。孩子们折好饭巾，也站了起来。耶南太太打发他们到园子里玩去；不一会两人在花园的小径中尖声叫着，互相追逐了，耶南太太望了望背对着她的丈夫，沿着桌子走过去，仿佛找什么东西似的。她突然走近去，一方面感情冲动，一方面怕佣人听到，所以嘎着嗓子问：“安东尼，怎么啦？你一定心中有事……是的！你有些事瞒着……可是什么倒霉事儿？还是身体不舒服？”

但耶南仍旧把她支开了，不耐烦的耸耸肩，冷冷的回答：“没事，没事，我告诉你！别跟我烦！”

她愤愤的走开了，气恼之下，暗中对自己说，不管丈夫遇到什么事，再也不操心了。

耶南走到花园里，安多纳德继续在那儿疯疯癫癫，耍弄她的弟弟，硬要他一块儿奔跑。可是奥里维突然说不愿意再玩了，他肘子靠在阳台的栏杆上，站在离着父亲不远的地方。安多纳德还过来跟他淘气；他却很不高兴的把她推开，她说了几句不中听的话，看到没有什么可玩，也就走进屋子弹琴去了。

外面只剩下了耶南和奥里维。

“怎么啦，孩子？”父亲温柔的问，“干吗你不愿意再玩了昵？”

“我累了，爸爸。”

“好吧，那么咱们在凳上坐一会罢。”

他们坐下了，时方九月，夜色清明。喇叭花甜蜜的香味，跟花坛的墙脚下淡而腐败的河水味混在一起。浅黄的蛾绕着花打转，嗡嗡的声音像小纺车。对岸的邻人坐在屋前谈话，悠闲的语声在静寂中清晰可闻。屋子里，安多纳德弹着歌剧里的调子。耶南握着奥里维的手，抽着烟。黑影把父亲的脸慢慢的遮掉了，孩子只看见烟斗里一星星的火光，忽而熄了，忽而燃着

了，终于完全熄灭。他们俩都不作声。奥里维问到几颗星的名字。耶南像所有内地的布尔乔亚一样不大懂得自然界的现象，除了几个无人不晓的大星宿外，一个都说不出来；但他假装孩子问的就是那熟悉的几个，便一个一个的说出名字。奥里维并不声辩：他只要听到人家轻轻的说它们神秘的名字，就觉得有种乐趣。并且他的发问不是真的为了求知，而是本能的要借此跟父亲接近。他们不说话了。奥里维把头枕在椅子的靠背上，张着嘴，望着天上的星，迷迷糊糊的出了神：父亲手上的暖气把他渗透了。突然那只手颤抖起来。奥里维好不奇怪，便用着轻快的困倦的声音说：“噢！爸爸！你的手抖得多厉害！”耶南把手抽回去了。

过了一会，小脑筋老在胡思乱想的奥里维又说：“你是不是也累了，爸爸？”

“是的，孩子。”孩子声音很亲切的又道：“别太辛苦啊，爸爸。”

耶南把奥里维的头拉到胸前，紧紧的搂着，低声回答了一句：“可怜的孩子！……”但奥里维的念头已经转到别处去了。钟楼上的大钟敲了八下。他挣脱了父亲，说：“我要看书去了。”每逢星期四：他可以在晚饭以后看书，直看到睡觉的时候；那是他最大的乐趣，无论什么事都不能使他牺牲一分钟的。

耶南让孩子走了，自己还在黑魆魆的阳台上来回踱步，随后也进了屋子。

房里，孩子与母亲都围聚在灯下。安多纳德的胸襟上缝一条丝带，嘴里不是说话就是哼唱，使奥里维大不高兴；他面前摆着书，拧着眉头，肘子靠在桌上，双手掩着耳朵。耶南太夫一边补袜子，一边和老妈子谈话，——她在旁边背着白天的账目，借机会唠唠叨叨的说些闲话；她老是有些好玩的故事讲，那种滑稽的土话教大家听了忍俊不禁，安多纳德还学着玩儿。耶南静静的望着他们。谁也没注意他。他游移不定的站了一会，坐下来拿一册书随手翻了翻。又阖上了，重新站起：他简直没法待在这儿：便点起蜡烛，跟大家说了声再会，走近孩子，感情很冲动的亲吻他们：他们心不在焉的答应了一声，连望也不望他，——安多纳德心在活计上，奥里维心在书本上。奥里维连掩着耳朵的手都没拿下来，一边看书一边不胜厌烦的说了声再会；——他在看书的时候，哪怕家里有人掉在火里也不理会的。——耶南出去了，在隔壁屋里又待了一会。老妈子走了，耶南太太过来把被单放进柜子，只做不看见他。他迟疑了一会，终于走近来，说：

“请你原谅。我刚才对你说话很不客气。”

她心里很想对他说：“可怜的人，我不恨你；但你究竟有什么事呢？把你的痛苦告诉给我听罢。”

可是她眼见有报复的机会，不由得要利用一下：“别跟我烦！你对我多凶！把我看得连个佣人都不如。”她又恶狠狠的，愤愤不平的，把他的罪状说了一大堆。

他有气无力的做了个手势，苦笑一下，走开了。

谁也没听见枪声。只有到了第二天事情发觉之后，邻居们才记起半夜里听到静寂的街上啪的一声，好像抽着鞭子。过后，黑夜的平静又立刻罩在城上，把活人和死人一齐包裹了。

过了一二个钟点，耶南太太醒来，发觉丈夫不在身边，心里一急，马上起来把每间房都找遍了，然后下楼走到跟住宅相连的银行办公室去；在耶南的公事房中，她发现他坐在椅子上，身子伏在书桌上，鲜血还在一滴一滴的往地板上流。她大叫了一声，把手里的蜡烛掉在地下，

晕了过去。家里的仆人们听见了，立刻赶来，把她扶起，忙着救护，同时把男主人的尸体移在一张床上。孩子们的卧室紧闭着。安多纳德睡得像天使一样。奥里维听见一片人声和脚声，很想知道是怎么回事；但他怕惊醒姊姊，便又睡了。第二天早上，孩子们还没知道，城里已经开始传播消息了，那是老妈子哭哭啼啼的出去说的。他们的母亲根本不能用什么思想，连健康都还有问题。家里只剩两个孩子孤零零的陪着死者。在那个刚出事的时期，他们的恐怖比痛苦还厉害。并且人家也不让他们安安静静的哭。从早上起，法院就派人来办手续。安多纳德躲在自己的房内，凭着少年人的自私心理，拼命教自己只想着一个念头，唯有那个念头才能帮助她把可怕的，使她喘不过气来的现实丢在一边：她想着她的男朋友，每个钟点都等着他来。他对她从来没像最近一次那么殷勤的：她认为他一定会赶来安慰她。——可是一个人也不来，连一个字条都没有，丝毫同情的表示都没有。反之，自杀的消息一传出去，银行的存户立刻赶上门来，拿出恶狠狠的面孔对着孤儿寡妇大叫大骂。

几天之内，一切都倒下来了：死了一个亲爱的人，失去了全部的家产，地位，名誉和朋友。简直是总崩溃。他们赖以生存的条件一个都不存在了。母子三人对于身家清白这一点都看得很重，所以眼看自己无辜而出了件不名誉的事格外痛苦。三人之中被痛苦打击得最厉害的是安多纳德，因为她平时最不知道痛苦。耶南太太和奥里维，不管怎么伤心，对痛苦的滋味并不陌生，既然天生是悲观的，所以他们这一回只是失魂落魄而并不觉得出乎意外。而人一向把死看做一个避难所，尤其是现在：他们只希望死。当然这种屈服是可悲可痛的，但比起一个乐观、幸福、爱生活的青年人，突然之间陷入绝望的深渊，或是被逼到跟毛骨悚然的死亡照面的时候所感到的悲愤，究竟好多了。

安多纳德一下子发现了社会的丑恶。她的眼睛睁开了，看到了人生；她把父亲，母亲，兄弟，统统批判了一番。奥里维陪着母亲一起痛哭的时候，她却独自躲在一边让痛苦煎熬。她的绝望的小脑筋想着过去，现在，将来；她看到自己一无所有了，一无希望，一无靠傍：不用再想倚仗谁。

葬礼非常凄惨，而且丢人。教堂不能接受一个自杀的人的遗体。寡妇孤儿被他们昔日的朋友无情无义的遗弃了。只有两三个跑来临时露了一下脸；而他们那种窘相比根本不来的人更教人难堪，像是赏赐人家一种恩典，他们的沉默大有谴责、鄙薄，与怜悯的意味。家族方面是更要不得：没有一句安慰的话，反而来些狠毒的责备。银行家的自杀，不但不能平息大众的愤怒，而且被认为跟他的破产差不多一样的罪大恶极。布尔乔亚是不能原谅自杀的人的。倘若一个人不肯忍辱偷生而宁愿死，他们就认为行同禽兽，谁敢说“最不幸的莫如跟你们一起过活”，他们便不惜用最严厉的法律对付。

最懦弱的人也急于指责自杀的人懦弱。一个人捐弃了自己的生命，同时损害到他们的利益，使他们没法报复，他们尤其气愤。至于可怜的耶南经过怎样的痛苦才出此下策，那是他们从来不去想的。他们恨不得要他受千百倍于此的痛苦。如今他既然溜之大吉，他们便回过来谴责他的家属。他们嘴里不说，知道那是不公平的，但做还是照样的做；因为他们非要拿一个人开刀不可。

除了悲泣以外什么事都做不了的耶南太太，听到人家攻击她的丈夫，立刻恢复了勇气。此